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四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五　　宋　林之奇　撰

皐陶謨　　虞書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謨如器之有模立之於此萬世之所取正也謨有二或出於祖宗之謨所以循法於子孫如胤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或出於臣之謨所以告戒於君者大禹謨皐陶謨是也據皐陶謨

一篇從首至尾皆是禹相與答問之言而乃謂之謨者蓋雖與禹相答問其實陳於帝舜之前此其所以謂之謨史記曰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此說是也夫惟相語帝前故揚子雲曰臯陶以之為帝謨不曰為禹謨也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典謨皆稱若稽古而其辭則異典主於記載堯舜之事篇名曰典故於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於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此皆稱述堯舜之德也謨生於記載禹臯陶之言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下皆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而下皆臯陶之謨也名篇曰謨故即以其言屬於若稽古之下猶言其謨之如此也然而大禹謨又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二句者此見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為帝陳謨也臯陶直言謨而已故不載陳謨之故而直述其言也薛氏以文命敷于四海為禹德以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為臯陶之德至於下文禹曰俞如何其文無所屬則謂其間當有脫文此蓋未深考典謨命名之旨而欲以其體合而為一其説之不通則委曲遷就而為已意蓋薛氏之於經遇其説之不通則多欲變易經文而就已意如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下則欲屬於五紀於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下數句則欲屬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上皆徇私立義輕議聖人之

經不知古人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予嘗以爲王氏於經失之泥泥則多鑿薛氏於經失之易易故多欲變易經文以就己意蓋矯枉過直者此古君子之通患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此臯陶之謨也先儒以謂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以謨明爲謀廣聰明以弼諧爲輔諧其政上二字加廣聰下二字加其政然後成文臯陶之言必不如是之迂也王氏曰迪道也允迪謂允當於道茍以允迪爲允

當於道而下又加厥德二字豈不爲贅哉要之此二
說皆以人君之蹈行其德故與下文齟齬而不合予
嘗聞之劉丈昭信曰迪如啓迪之迪如冏命曰迪上
以非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君之
德則其謨不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道義以
啓迪人主之德謨明矣而欲弼人主之爲則不可以
不諧弼不諧則詆訐太甚非所謂優遊厭飫而入之
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於此矣臯陶言此者將

與禹推此道以事舜也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

禹於是然其言既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也臯陶曰都者善其問也言人臣欲謨明弼諧以啓迪人主之德則當使人君慎厥身修葢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物裕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
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古之所以明明德於天下始於格
物致知正心誠意者凡欲以修身而已身既修矣則
擴而充之至於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無
不可者然而修身者又不可不思爲長久之道動而
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
其所謂思永也欲身修而思永當以何爲先惇敘九

族庶明勵翼此其所以當先惇厚也敘次也惇敘九族謂親親也庶明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近臣皆勉勵以翼巳謂尊賢也蓋親親者仁之本也尊賢者知之本也人君之治天下其極至於仁知不可勝用而其原則必本於親親尊賢之二者邇可遠在茲者謂修之於此而效見於彼者在此二者而巳中庸論治天下有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修

身至於敬大臣體羣臣則其本立矣自其本而推之無所施而不可堯舜之治天下禹臯陶稷契之陳謨於君其叙未嘗不本於此

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恵黎民懐之能哲而恵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拜昌言曰俞則其昌盛之言也故拜而然之孟子

曰禹聞善言則拜蓋謂此也禹既然其言矣臯陶於是又推廣其義而欲盡乎邇可遠在茲之道者必在乎自尊賢之知而推之以盡夫知人之哲自親親之仁而推之以盡夫愛民之惠然後可也禹曰吁歎辭也將使舜敬重其言而行之故歎之也咸若時者猶言若茲惟帝其難之謂臯陶之言如此帝當難其言而行之也所以在於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於尊賢自尊賢而推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

官人安民始於親親由親親而推之至於惠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臯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安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備矣此其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巧言令色孔壬謂共工也静言庸違象恭故言巧言令色孔壬言甚佞也與嘉言孔彰之孔同舜

既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矣而其戰戰兢兢之心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而爲惡故未甞敢忘憂畏之心禹則以謂苟能用臯陶此言而盡乎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則不復憂畏如此之人矣共工驩兜其大姦大佞在朝廷之上故以憂畏言之三苗爲諸侯在外故但曰遷而已蓋小人在朝廷之上者尤爲可憂畏也不言何畏乎共工而言巧言令色孔壬者蓋言共工之所爲如此其爲可憂畏又甚於驩兜有苗也若

但言何畏乎共工則未足以盡其義也自先儒王氏皆以惟帝其難之爲指堯而言之獨張横渠以帝爲舜所以必從張横渠之説者蓋禹不當謂堯爲帝於大禹謨帝德廣運已論之詳矣而又四凶之誅在舜歷試之時當堯之時雖知其大惡大姦然而未嘗有可誅之罪故釋之而不誅非憂之畏之而不敢誅也茍以惟帝其難之爲指堯而言則是禹之意以堯未能盡其知人安民之意故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審如是説則禹之言是所以貶堯非所以稱美之矣又與帝德廣運異矣不如張横渠之言爲善夫所謂四凶之爲大姦大佞皆在所憂畏此但言驩兜共工有苗而不及於鯀葢所謂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既以知人爲難臯陶又爲詳言知人之道以謂苟得其要則其爲之亦不難也據龜山曰知人安民此

臯陶謨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至於庶績其疑皆知人之事也自天叙有典而下皆安民之道也非知人使九德咸事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此説爲是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之有是德然後可以求於人也故曰亦行有九德謂用人之道必在履之於身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求他人有德然求他人有德不可以信其空言而遂以爲有德也故必言其行事深切著明者乃可以信其德故曰乃言曰載采采載行

也采事也謂稱其人之有德必言其人之所行某事以爲驗也如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言其人有德也而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載采采也蓋觀人之法苟不求之於躬行之際而徒信其言語文辭聲音笑貌之間則小人緣情飾僞得以僥倖而進惟取人之際必考其行實則小人無所容其間也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禹於是問臯陶九德之目臯陶以九德之目而告之
也自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人之德不出於此九者易曰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於
成然後爲行德而不至於成則德非其德也寛而不
栗柔而不立至於剛而不塞彊而不義皆非成德也
德之非成是皆有以賊其德而德不爲我有惟寛而

能栗柔而能立至於剛而能塞彊而能義然後謂之成德德至於成然後可用也聖人備道而全美故其德無所不盡自非聖人不能無所偏惟其有所偏故自古帝王於其一時之人才必有長養而成就之因其所偏而長其善救其失茍於九德之中而有一德之成則可謂之小成矣由此而積之至於九德無所不備然後謂之大成故觀人之道必以此九德而察其人材之成與未成也寬則易失之放縱故必能莊

栗然後爲成德柔則易失之懦弱故必有以立志然後爲成德愿則易失於樸野則必成以恭亂者有濟亂之材如武王所謂亂臣十人是也易失於輕忽故當成之以敬順擾者多失於無斷故以果毅成之直者多失於不能容物故以温和成之簡者易失於略故必濟之以廉隅剛者多失於上氣而好爭故必濟之以塞實强則無所屈撓多不中節故成之必在合義上九字者人之性質所固有者下九字所以成其

德也恭之與敬剛之與強其義亦相近此蓋隨宜立
文唐孔氏疏云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
故言恭以表貌亂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
又曰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
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此說是也臯陶
言此者蓋謂茍能以此九德觀其人才之成不成全
不全則知人之道無復餘蘊矣彰厥有常吉哉者言
雖以此九德觀夫人才之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

者然後可以爲德一作一毀未足以爲德也且以一
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耳而其爲人
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德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
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尺寸者二十餘年此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
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托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
負社稷之寄彼於九德之一能守有常武帝彰而用
之其成效已如此況於九德咸事則其效宜如何哉

皐陶以是爲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自日宣三德而下此又言知人之道見於官人者則是其義也南豐曾舍人曰以天下之才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己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不足蓋爲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下之治故必

用是九德之人自寛而栗至强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丘陵積土以爲高江漢積水以爲大大人合并以爲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選爲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治也至於諸侯則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天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矣卿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宣達

也孔氏以浚明爲須明行之以浚爲須於義無所據
案古文書浚明與濬哲字同用則知浚明者是亦宣
達之意言卿大夫能日夜宣達三德之人使之顯明
足以保卿大夫之家日嚴祇敬者謂敬重其人也王
氏以爲貌嚴行祇心敬亦不必如此之分別也要之
既曰嚴又曰祇又曰敬但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
無已也言諸侯能敬重六德之人與之共事則足以
保其諸侯之邦亮采者輔其事也諸侯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故其於六德之人必與之共事至卿大夫則但宣達之而已言各有所當也據言三德六德但謂於九德之中有三有六不必指定其德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以謂三德自簡而廉以下六德自亂而敬以下信斯言也是直而温以上大夫之所不得有愿而恭以上諸侯之所不得用豈非誣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天子官人之道也言爲天子者必能於此九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既合而受之於是敷而施之職位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者蓋其所治者愈大則其所用者必盡天下之材也俊乂在官孔氏謂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焉馬鄭云才能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要之但謂才無小大皆使之居官有職位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

也然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葢王公之尊賢必在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也苟不與是則未足以盡其尊賢之意也臯陶論天子用人必在使九徳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諸侯之用人必在夫亮采至於卿大夫但言宣達顯明而已葢所處之勢然也俊乂既在官矣於是百官皆相師法而百工之事各得其時也孔氏云百官皆是言

政無非既以時爲是又以是爲政無非此說爲迂百

僚百工皆指百官也師師指其人而言之故曰百僚

惟時指其事而言之故曰百工其實一也撫于五辰

言使百官各舉其職以順此五辰之時則衆工皆興

也五辰之說張諫議論甚詳其說以謂木生於亥壯

於卯成於未此三辰者皆木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

之則寅卯正木之辰而春之盛德實在也火生於寅

壯於午成於戌此三辰者皆火所終始也就其壯而

言之則巳午正火之辰而夏之盛德實在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成於丑此三辰者皆金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申酉正金之辰而秋之盛德實在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成於辰此三辰者皆水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亥子正水之辰而冬之盛德實在也土色載五行而寄王於四季則辰戌丑未皆土之辰焉蓋五行之時分而言之則爲十二辰合而言之則爲五辰其實一也蓋百官既得其職以撫順於五行之

時五行既得其順矣則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此庶績所以其凝也凝成也自翕受敷施至於庶績其凝此天子官人本末先後之序也臯陶之論官人於天子曰翕受敷施固無可疑者其於諸侯局之以六大夫則限之以三此則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泥其文於章句之間也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者膠於言而責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

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安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矣此論善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氏曰天子當以勤儉率天下諸侯不當以逸欲教有邦蓋天子逸欲於上則諸侯化之亦將肆其逸欲

以盤樂怠傲於下使有邦者皆肆其逸欲則生民之受其禍可勝計哉而其源則自夫上之人以逸樂導之也誠使爲天子者澹然無營清心寡欲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者其敢肆其逸欲於下哉故無教逸欲有邦者此誠端本清源之道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幾政也言當戒慎萬事之政也上文既言官人之道至於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則是治定功成以常人之情當國家無事之時則

易安於逸樂而無戒慎危懼之心此則危敗禍亂之所自萌也故戒之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一日二日之間而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其可畏如此可不盡其戒慎危懼之意哉無曠庶官言非獨天子當兢兢業業於上又當勸勉羣臣之在官者使之各恭爾位而無曠其職所以必欲無曠庶官者蓋凡設官分職其所治之事無非代天之事也使一官之或曠則廢天之職矣天子雖兢兢業業

於上而百官有司廢天秩於下是亦危亂之道也故臯陶之陳謨勑戒既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意蓋欲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以盡乎君臣之道而共保無為之治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下文申結天工人其代之之義湯誥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民有物則之性好惡之情無非出於天之所以降衷者爲君者惟能克綏厥猷而已人之生也其人倫之典天也故其彝倫有自然之敘矣人君勑之以爲五典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五者各致其厚蓋所以助乎天之所叙也謂人之生交際之禮天已定其差等有自然之秩矣人君自已爲五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

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五者各得其常所以助夫天之所秩也勑有典自有禮必在夫君臣共致其寅畏恭謹衷善之意然後可以施化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既曰寅又曰恭又曰衷亦與所謂嚴祗敬同謂其寅畏之意有加而無已也蘓氏曰此二者道德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天命有德凡有德則順乎天道順乎天道天之所命也人君於是制爲

五服以章之五服鄭博士曰自衮冕至於玄冕自九章至於一章是也天討有罪凡有罪者則悖乎天道悖乎天道則天之所討也人君於是制爲五刑以用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是也天命有德討有罪施之於刑賞之間必在夫君臣共勉於政事然後可以勸懲天下故曰政事懋哉懋哉叙有典秩有禮則君臣同寅協恭和衷以助夫天之所叙秩命有德討有罪則君臣懋於政事以助夫天之所予奪君臣之間盡

道如此則可謂能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以代天工矣此臯陶諄諄爲帝陳謨也典禮言勑我自我而命有德討有罪不言我者楊龜山曰典禮必自天子出故曰勑我曰自我若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雖天子不得而私焉此說是也典曰五惇服曰五章刑曰五用而至於禮則獨曰有庸者王氏曰五典五服五刑之所施非一人之身若五禮則取於一人之身而楊龜山以其說爲不

然龜山之説曰禮雖有五而其用則非一如五禮上自天地社稷宗廟下至山林川澤以及四方百物皆有祭焉而其儀章器物各從其類不可以數計吉凶軍賓嘉亦莫不然故曰有庸然馬融本則直作五庸與五惇五章五用無以異然世遠難以折中姑兩存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古文書畏與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孔氏以上一句屬於天命有德言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必命之下一句屬於天討有罪言天明可畏亦因民成其畏民所叛者天必討之案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與畏字相對而言明者天之所彰也畏者天之所畏也孔氏既以明畏屬於天討有罪矣故遂以聰明屬於彰有德豈天之彰有德則用其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其聰明者乎此說不通而王氏張諫議

則又以聰明主於典禮而言明畏主於命德討罪而言夫明畏主於命德討罪無可疑者而以聰明爲主典禮則失之泥要之二句只一意蓋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亦不必分說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正爲命德討罪而言也言天之聰明能鑒察善惡故其吉凶禍福之應未嘗有毫釐之差爲人君欲觀其聰明明畏無觀諸他觀之民而已天有聰明之道而其聞見則付之於民民之所聞天之聰

也民之所見天之明也天有明畏之道而其好惡則付之於民民之所好天之明也民之所惡天之畏也蓋公天下之聞見好惡而褒貶則天之聰明明畏不外是矣是道也達乎上下者一理而已下焉民之所以好惡向背者此道也上焉天之所以吉凶禍福者亦此道也所以必在察乎民之意以察天之意此理而達於上下本無有二民之好惡向背則天之吉凶禍福應之如影響矣故有土者不可不敬如此敬於

民則敬於天矣敬於天則民歸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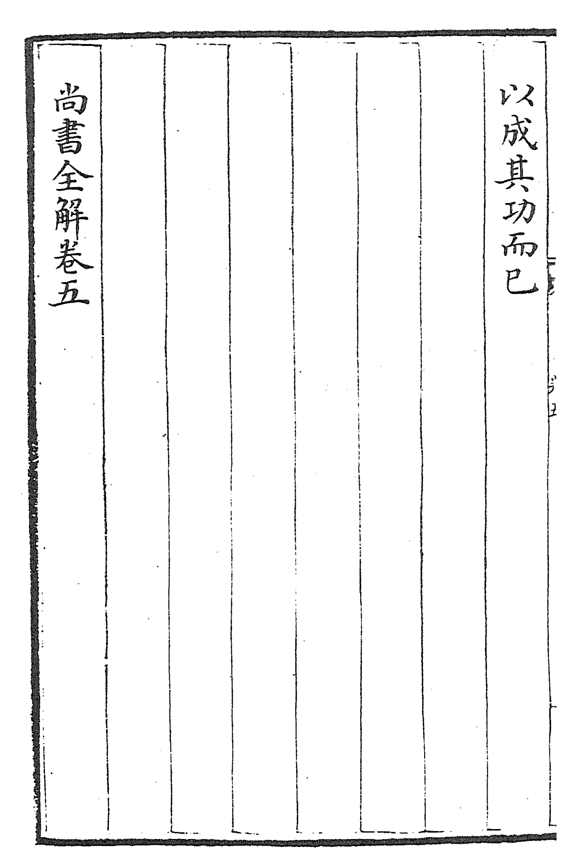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

自允迪厥德以下至敬哉有土皐陶之所以爲帝陳謨盡於此矣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申誥之曰朕言惠可底行謂我之言順於理可底而行其意葢以謂我徒能言之耳至於行之則在乎舜與禹也禹曰俞者然其惠可底行之言既然其言而又謂汝之言不

但見於空言而已亦可以致行其功蓋欲勉臯陶以
共行其知人安民之言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贊襄哉襄哉者言禹雖勉臯陶共行安民知人之言
而臯陶猶辭讓不敢當也孔氏曰我未有所知未能
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說
則曰之一字遂爲衍文蓋上下文勢已足雖不加曰
字猶成文義也張橫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下文
予思日孜孜相類此說比先儒爲優雖治經者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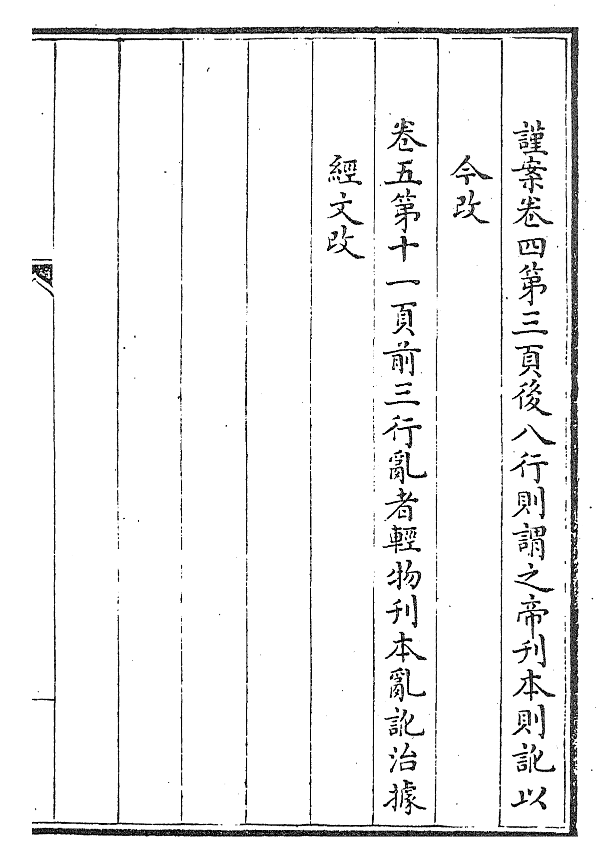
變易經字以就己意然而考之於經曰之與日大抵多相亂如洛誥曰令王即命日釋文一音作曰吕刑曰令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一音作曰以是知日字曰字經文多相亂而此下文又有予思日孜孜與此思曰贊贊襄哉文勢正相類故張横渠薛氏皆以爲日此蓋有憑據而云非率意而爲此說故可從也贊贊襄哉者孔氏以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薛氏曰日夜進進不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蓋

爾雅襄字惟有二訓其一訓除其一訓上既不可訓除而用爾雅訓故遂以訓上必曰賛賛上哉故其說不得不如此鄭氏雖知爾雅二訓不可從又以襄字訓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賛明帝德暢我忠言其說尤為無據惟王氏曰襄成也思一一賛襄以成禹之功也案春秋左氏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襄成也王氏之訓蓋出諸此此說為善臯陶之意蓋以謂使我獨底可績則未能為禹之助



以成其功而已

尚書全解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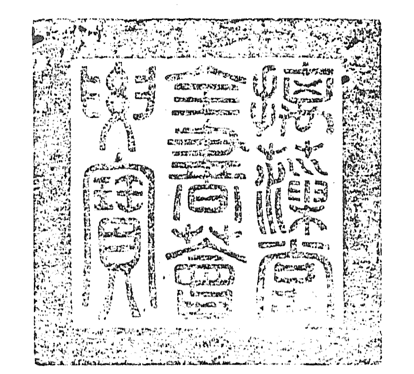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第三頁後八行則謂之帝刋本則訛以

令改

卷五第十一頁前三行亂者輕物刋本亂訛治據

經文改





詳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五　經部

尚書全解卷六　　宋　林之奇　撰

益稷　　虞書

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案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為二觀舜典慎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臯陶謨思曰賛賛襄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為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為

二者蓋古者簡册以竹為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為二雖釐而為二苟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為一也既已釐之則必為之篇名以别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為簡册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為一篇孔氏安得不釐而為二哉以是知伏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也因其簡册

之舊也故簡册之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為正篇名益稷者蓋以篇首有曁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册猶論語有顔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旣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懐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

此文與臯陶陳謨同為一時之事其文當與上賛賛

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益臯陶既已陳謨於

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

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美以謂臯陶

之謨既已盡善矣予復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

職而已臯陶曰吁歎辭也臯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

思日孜孜之事為如何也揚子雲曰禹以功臯陶以

謨當舜之時禹臯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其上臯
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
謨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
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臯陶之謨既已如
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逮其何以有加於臯陶
故臯陶問其何如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
之效者以荅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

皐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昬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及尸子愼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輴史記作橇尸子作蕝愼子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樏史記作檋溝洫志作梮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輴與橇

毳一物也樏與檋梮一物也輴以版為之其狀如箕用以擿行泥上樏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乗之以為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以來其説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兖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多喜此説蓋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

四載指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葢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葢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

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可得而施之暨益
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
食於是暨益教民以食魚鼈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
進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
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

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内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終入為南海後至于大陸以北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量合受衆流若如此說則是西海所受者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黑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

川為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為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包矣濬畎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疆理其地則為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以為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畎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比其功役又倍於隨山刋木矣故所藉以為衆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焉者薛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飢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蠃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

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者則民無阻飢矣於是又勉之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既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興農事而使民專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

以免矣舜使禹陳其盛德之言禹謙自牧不敢以陳謨自居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威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

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如此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皐陶猶以為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皐陶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當為帝陳謨禹既不獲遜

矣於是又陳謨以戒於舜曰都帝慎乃在位此雖勉徇臯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上文之義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治定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曾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心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克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戒則

驕奢淫泆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
陳謨蔽以一言曰帝慎乃在位葢謂欲守此盈成之
業緜緜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而已董仲舒曰
堯舜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葢為人君者苟以
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
厥位至於顛覆喪亡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
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致其畏慎之意則其位之
安如太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邪禹之言簡而盡

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喻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顔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虚心而聽之君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為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詩云緜蠻黄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茍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能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

在位之道也惟幾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忽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收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為君者宴安鴆毒而不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佞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狥不聞切

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丕應徯志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為也則可以大應夫徯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徯志謂民之於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徯上之志而樂從之者也惟為君者無以大慰斯民之望故有

悍戾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則民固得所欲矣彼之徯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丕應徯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祜永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終也以至於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

業以愼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受上帝之意而天之命以休福至於億萬年而無易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稱雖異其實一也嘗考經之所載凡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變其文以成美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既曰帝乃震怒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畀又曰惟天不畀凡若此之類甚多皆是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但謂如此然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

以休福此但是不欲言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必欲從而為之說則鑿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廟堂之間其動而有為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而然者此禹所以諄諄反覆為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文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反覆昏

暴殄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弊掊克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是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之房玄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偏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所言者無非

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謨以為警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則禹所陳之謨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之所能為必資羣臣之助也臣哉

鄰哉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
通據下文曰欽四鄰則其所指禹之僚屬左右前後
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
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
後之人以為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
之也哉字古人多重言之如蚖哉蚖哉時哉時哉歸
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復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

欲宣力四方汝為
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資夫臣鄰之義也蓋人君當資羣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為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

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羣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黽勉以為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為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為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也雖申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汝明之為目汝聽之為耳則不可要之汝為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作

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黄帝堯舜
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章說者不同當
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
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紩也畫以為繪紩以為繡畫
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
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
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

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於裳此周之九章也衮衣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驚冕七章以華蟲為首華蟲即驚雉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毛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此成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

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為繡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

月則棄而不用邪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為二物以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繒帛蓋繪以為衣繡以為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案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

上以周禮觀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於士宗廟宮室車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謂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蓋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來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至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夫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此德之屬夫陰者故絺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

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精神盖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楊龜山力辨其非楊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産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形而在下者藻火粉米地産也黼黻人為也故絺繡在下此則流而入王氏之説而不自知是皆

目睫之論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

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乎出納五言舜命夔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葢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之發於志者

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季札嘗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言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韶樂既和矣又使羣臣出納五言以在

治忽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
無不蓋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其詩歌以察
治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申結作耳目之義也五
言即宮商角徵羽之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我之所言所行苟有違戾於道者汝當以禮義弼正

於我汝無面從我之違退有後言謂我為不可弼也
蓋禹之所論慎乃在位者必在其弼直舜則荅之曰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蓋容受其弼直之
言也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
豈復有違於道義者哉而曰予違汝弼禹亦大聖人
也其事君盡忠亦可為萬世法豈復有面從而退有
後言者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
與儆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儆戒之心

此其所以為大聖人也欽四鄰者言汝既弼我之違又當儆汝左右前後所與比肩以事上者與之同心協力以輔台德也汝既能弼我之違又能欽四鄰以輔德矣其有不以輔弼為意曲從以順上之㫖者是庶頑讒説之人也若不在時者謂其所行不在於是雖其所行不在於是然未可以讒説殄行之故遽加之刑戮也則必盡其寛厚之道以待之此所以生其愧恥之心使之遷善悔過而不忍納之於小人之域

矣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此三者皆所以生

愧恥之心也侯以明之謂明侯射之禮以别賢否古

之射者必設鵠王大射則供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射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射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古

人之於射蓋所以觀其賢不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

奏比於樂中者皆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

奏不比於樂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賢否邪正皆見於

射侯之間庶頑讒説之人而侯以明之者蓋使知其

不正而反於正也撻以記之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葢鞭撻於其小過使之記而不忘茍記而不忘則終身不犯矣書用識哉是以書其過於策而不忘此三者皆是不忍遽棄之於小人之域故為之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還善改過之心油然而生與樂則生矣之生同欲並生哉葢欲庶頑讒説之人並生其愧恥之心聖人所以待之既如此之盡則其間必有回心以向善者聖人無自而知之則使樂工納言而颺於

上以觀其心其有格則承之庸之惟其長惡不悛怙
終不善而終無遷善改過之望者然後納之於刑辟
氏曰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承者薦也春秋傳
曰奉承齊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曰承格則承之庸
之蓋謂其改過者則薦而用之此說是也自庶頑讒
說至否則威之其略見於舜典其詳見於此此龍之
職而乃以命禹總其事庶頑讒說必小人之有才者
雖其邪佞最為可惡然苟使人君能以寬厚為心為

之生其遷善之心至其一旦翻然而改未必不為一時豪傑之才惟上之人弃之於小人之域而刻覈太至則彼以不肖之心應之矣自古有志之士惡小人欲盡去未有不為小人所中小人得志則國家之勢遂以陵遲而不能復振兩漢之末皆坐此也舜之言曰庶頑讒說則是其中非無小人也雖有小人而舜不與寇賊姦宄同弃於臯陶之刑方且設為一官為之納言則待之如此其盡故雖一時之小人莫不變

心易處歸乎大中至正之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所謂難其為小人者謂雖有小人而染於聖人之教亦將變而為君子此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而自三代以下所不可企及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禹曰俞哉然帝之言也雖然帝之言又有以廣帝之

意不以帝之言為然於是故曰俞哉與其他人曰俞者異也舜謂愼乃在位必資於羣臣之助汝當欽爾四鄰以共弼予違其責望於禹者可謂大矣禹則以謂輔弼之責雖在於臣鄰然而帝當廣延天下之賢人使之居輔弼之任無以謂賢才止於此而已光者充也光天之下者猶言普天之下敷天之下也海隅者西海之隅也蒼生者謂蒼蒼然如草木之生也黎獻賢人在側陋獻賢也如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

論語曰文獻不足徵皆是賢之稱也謂之黎獻者孫氏曰士大夫而上冕弁在首則緇玄爵韎其色不同至於野人戴髮則但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黎民則謂之黎獻此說是也凡此普天之下至于海隅之至遠蒼生之至微其萬邦之內賢而黎首者莫非帝王之臣帝當悉舉而用之也禹之意蓋言當時之賢人或有處於版築耕釣之微而未仕於帝朝者帝當旁搜博採而罔有或遺使之處輔弼之任以

為天子之助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既廣求天下之黎獻必在於敷奏以言使陳其嘉言嘉猷以啓沃於上既敷奏其言矣而又明其衆功以考其言事而責其實用謂之敷納謂之明庶皆是兼收並蓄罔有或遺之義矣謂言無所不納功無所不明也既敷奏其言明庶其功審知其可用矣於是旌

之以車服廣求天下之黎獻而登用之也帝既廣求天下之賢才虛心以納其言責實以明其功而旌之以車服其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無已則在位之人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推賢讓能則庶官乃和矣故敢不敬應于帝以弼其人主之違以致其手足耳目之助帝苟不如是則好賢樂善之心替矣故遠近布同日進於無功苟遠近布同日進於無功則禹雖欲欽四鄰以致其輔弼之功亦不可得

也唐武氏無道於用人無所難不惟人得薦士亦聽自舉其後開元賢臣叶賛幾致刑措者武后之所收也及德宗好察多忌士無賢不肖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宣公論之以謂武氏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取士觀宣公之論若此則禹謂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者誠非過論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此言堯子丹朱之所以失天下者以規舜也夫禹之
陳謨謂帝當廣求天下之黎獻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而又車服以庸其言可謂大矣而繼之以丹朱之遊
慢傲虐以戒之者蓋自古太平無事之世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則其君未嘗無好賢樂善之心其所以至
於好賢樂善之心替則讒諂日進而不自知者未嘗
不始於一日之慢遊也唐明皇開元中用姚崇宋璟
之徒以致太平庶幾貞觀之治一旦惑於女色荒於

遊田之樂不恤國事其一時賢人如張九齡之徒皆厄於一時而不得志其所用者為李林甫楊國忠牛仙客數人而已是明皇一人也自開元以前而觀之則好賢樂善之主也自天寶之末觀之則好賢樂善之心無毫釐存於胷中原其所以致此者蓋本於一日之慢遊也舜聖人也雖萬萬不至於此然而君臣相與警戒之道不得不爾蘇内翰曰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之戒成王曰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威靈當時人君皆不以為罪而書之史策以為美談此説是也蓋人臣之進言極其切直而無諱者此誠盛德之士漢溝洫志云堯禪舜朱處丹淵為諸侯朱是其名丹乃所封之國蓋堯之子也無若丹朱傲者丹朱之為不肖蔽以一言曰傲也惟慢遊是好以下又言其傲之實也言丹朱惟傲褻之遊是好也罔晝夜頟頟者言傲戲

而虐無晝夜也常欲肆惡無休息頟頟不休息之狀也古者小人之為惡者必傲傲者必虐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州吁之所以亡也罔水行舟言丹朱習於無水行舟為能推於陸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氏云奡多力也能陸地行舟此亦丹朱之類也陸地非可以行舟丹朱恃其力多推之於陸而行之古者謂多力者舉百鈞扛洪鼎揭華旗謂他人之所以不能舉我獨能舉之朋淫于家謂妻妾亂而

無別也丹朱為堯之子當傳堯之天下惟其慢遊傲
虐淫亂之故故堯不以天下授丹朱而授於舜此所
以用殄厥世不得嗣堯之天下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
荒度土功
此又言己之懲創於丹朱之惡起於一日之慢遊故
不敢不黽勉以成事功也娶于塗山國之女也辛日
娶妻甲日復往治水蓋其娶妻甫及四日遂往從治

水之勞以拯生民之急也啓呱呱而泣孟子曰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言禹之治水嘗過其門聞啓之泣其聲呱呱然不暇子之惟荒度土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氏曰荒大也大度土功之事也晉重耳出奔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重耳之所以能成霸功者姜氏與有力焉蓋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以建大功立大節者禹拯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由已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胈脛無毛而不以為勞其志如此舉天下之聲色嗜好曾何足以易吾之此志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洪水未平之前上古帝王之世已有其制矣洪水之

後下民昬墊則五服之制於是圮壞而無别禹既平
洪水至於九州攸同庶土交正於是輔成其五服之
制以復其舊王肅曰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謂毎服之
内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力也
至于五千者毎服五百里五服二千五百里東西南
北相距各為千里也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説不同
孔氏以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
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

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爲不可用鄭
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
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說爲長而其所以
爲每州立十二師之說則爲不可信蓋其說以謂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各
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内
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
十九其一以爲圻内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

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合於春秋傳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之言而先儒王肅之徒謂禹之功在於平治水土不在於開拓境土地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聞焉以是知鄭氏此說其附會雖若可從而其理則非但其論每州建十二諸侯以為之師則其說可行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謂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也

蓋自甸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荒

服各一千里是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

諸侯為之師要荒二服每方建五人為之長此詳内

而畧外也而其若干諸侯而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

一長則世代久遠不可得而知矣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謂内之每州十二師外之每方五長皆迪道上之德

而從上之政教以有其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功帝當以三苗為念而憂勤於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於此蓋謂四海九州既已悉服茍使天子者不能窒其利慾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於亂矣昔唐明皇之時海内無事四方諸侯奉職貢於京師不敢有後者及其一旦天子惑於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疎讒諂並進朝廷之勢輕禄

山竊發於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為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之時既有頑弗即工之三苗使舜忽而不念至於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志怠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内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有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王氏以謂禹言苗頑弗即工之事帝當念其罪而誅之也故於下文臯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謂臯陶方施刑於苗民惟明夫勸人主以用兵豈禹所以愛君之意哉苗之頑凶率六師以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哉此說為不可用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至於帝其念哉則臯陶與禹相與語帝前其謨既無餘藴矣故舜併陳二人之功申美之謂天下之人皆廸我之徳者是汝禹之功也蓋非弼成五

服至于五千則無以建師長無以建師長則何以各迪有功此葢因其言而遂美之也臯陶又能方祗禹所敘之功而施其象刑亦明於人之功罪輕重各得其宜也漢孔氏以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二句為史官之辭而鄭氏以為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鄭氏之說為長唐孔氏則以為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是不然自臯陶謨至此皆是禹臯陶相與語帝前其陳謨既終矣然後申美二人之功而結之安得

謂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哉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觀二人陳謨如此帝美之又如此信乎孟子之言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自此而下夔言其所以作樂之功也其文當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三十餘年其與禹臯夔益之徒相與荅問者多矣夫史官取其尤彰明者為此數篇以詒後世其言止於是而已則是其所

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説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文勢相屬故薛氏以謂舜以苗民逆命皐陶方祗厥叙而行法故夔又進陳言鬼神猶可以樂語鳥獸猶可以樂致而況於人乎王氏則以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於是乎成矣故夔稱其作樂以美舜也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為一日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理之必不然也理之所不然而

必為之說故其說皆牽沿而不通今不取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鄉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謂之下管是知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皆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皆堂下之樂也蓋樂之作雖有上下之異其實相合以成樂也孔氏謂戛擊柷敔所以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

之以祿所以節樂其說亦無所據但以意度之耳然其義則有可疑者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也其作止節奏必相待而成聲堂下既已設柷敔豈於堂上又設之邪則戞擊不得為柷敔戞擊既非柷敔則搏拊亦不得為節樂之用明矣沈内翰曰鳴球非可戞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戞且擊琴瑟非可以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據沈意

但以戛擊為戛擊鳴球以搏拊為搏拊琴瑟意此說為可矣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亦不必如此揚子雲長楊賦云戛滴鳴球劉良注云球樂器也戛滴拊擊也顏師古曰戛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戛擊矣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弦目視雲漢則琴瑟固可以搏拊蓋樂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故詠者但戛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歌人聲也鳴球玉磬也玉磬而謂之鳴球者案

考工記云梓人為筍虡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

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

所懸而由其虡鳴鱗屬以為筍深其爪出其目作其

鱗之而則於眂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

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以其筍虡如鱗羽之鳴故曰

鳴球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蓋謂樂聲和則人神和也祖考來格者非謂有神靈光景之接於人也蓋祭義曰其入室也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以是為來格也據此作樂必是在宗廟祭祀之時此之謂祖考來格者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知有虞氏之祖宗是顓頊與堯也此之作樂當在顓頊與堯之廟然以堯為宗則可以堯為考則不可謂之

考則疑瞽瞍之廟以考為瞽瞍則祖者瞽瞍之父也祭法之言又復不可信然舜受堯之天下而韶樂之作豈不作於堯之廟而作於瞽瞍之廟於義未安然其代遠矣不可得而考矣虞賓者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為客於周也夫丹朱之慢遊傲虐可謂難化矣今也感樂之和其在位也與夫助祭之羣后以德而相讓小人之無不和蓋可知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下管以下此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大司樂曰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是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摇之旁耳還自擊所以出音柷者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而擽之蓋樂之始作也則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擽敔以止之謂之合止

笙鏞以間

笙樂器也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笙竽類也三十六簧者謂之竽十三簧者謂之笙鏞大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案儀禮云歌鹿鳴以笙南陔間歌魚麗以笙由庚間此所以迭奏也

鳥獸蹌蹌

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夫韶樂之奏而能使鳥獸蹌蹌而和者蓋

樂之所以不能感物者以其不得中聲也苟得中聲則小大動植無有不感格矣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況舜之盛德名和氣於上夔之典樂調中聲於下則韶樂之奏而百獸蹌蹌無足疑者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論其舞也蓋樂之作也九德之歌升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衆樂依之而舞於堂下者則舞於庭九韶

之舞也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說亦不然案古今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箾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箾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箾注云舜樂名箾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其字從竹從削之箾以是知箾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皆以為細

管之備而說者又謂編管為之其聲肅然如鳳皇聲此皆曲為之說非古書之本意今當從古文書以簫韶者為舜樂之總名則得之矣九成者鄭云韶樂之作所以象治功之成而舜治功之成見於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故其樂以九為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庭者則九韶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以六為節也鳳皇來儀者鳳皇羽族之最靈者其為物也治則見亂則隱不可求而得不可豢而養今

也感樂聲而至舞於庭而有容儀也自古太平之世鳳皇出而為瑞氣後世或見於衰亂之朝者此蓋索而後獲非其自至不足為瑞也歐陽曰鳳皇鳥之遠人者也當舜之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之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時也鳳皇適至舜之史因並記其實以為美故世因以鳳皇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視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此説未為允當周公曰我則鳴鳥

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觀周孔之言云爾以謂鳳皇為非有道之應可乎若以鳳皇為偶見於昏亂之時則併與帝王之瑞為不足信矣歐陽之説不可從自祖考來格至於鳳皇來儀是皆韶樂之所感名也然於堂上堂下文勢各有所屬者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迭奏音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

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别言爾非堂上之
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又别於一時論作樂之效於字釋文無音當作如
字讀據此當是歎而起語之辭宜讀為烏擊石拊石
猶言戛擊鳴球也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
拊石者蓋五聲之播於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
四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而石尚焉其聲有清濁

小大之間則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但云擊石拊石者其實總簫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可以謂之獸則知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非庶尹之諧在於百獸率舞之後蓋言百

獸從風猶且如此況百官者乎昔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乃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庶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至孔子之時千有餘年而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以是觀之其聞樂感韶者如此則知當時所

感從可知矣觀孔子之忘味與夫季札之稱夔之言雖極其褒崇稱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文中子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當以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以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於

一書也至後世簡册繁多始分為三詩始於商書始於唐虞春秋始於平王曾隱公之際而其源流皆出於書故自西周以前歲月之終始惟見於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而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三者皆合而為一舜禹臯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於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三者皆出於一而後之學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

不知有詩學詩書者不知有春秋學春秋者不知有
詩書以是為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
所載學詩者當自此始庸者用也助語也孔氏云用
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亂據此一段乃
是史官載舜與臯陶相與賡歌之辭上文曰百獸率
舞庶尹允諧其文意全不相貫但其文有庸字故孔
氏從而為之說考之於理不通在所不取詩曰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荅問於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者皆言之不足又從而嗟歎之辭自帝庸作歌以下是皆嗟歎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語此所謂歌也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臯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此則道其意於永歌之前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

此舜言為人君者不可不勑正上天之命蓋天難諶

命靡常其治亂安危之命果有自而勑正之哉時既

安矣危之所自萌時既治矣亂之所自兆時既安矣

時既治矣此之謂惟時危萌於安亂萌於治此之謂

惟幾惟時者言順天之命於治安已成之後惟幾者

言察天之命於危亡未兆之前此其所以能勑天之

命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

颺言曰念哉

人君欲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非人臣之助則治功無

自而濟故形之於聲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蓋一人之身手足喜

悅從事於一身以為元首之助則元首為之興起亦

猶人臣趨事赴功以為人君之助則人君亦從而興

起百工熙哉者言百官之職業亦熙然而興也熙興也下言百工則知上言股肱者專指大臣而言之也舜既望大臣如此則臯陶於是拜手稽首颺言以奉承所歌之意也拜手者自首至手稽首者自首至地言盡敬於君也颺者大言而疾曰颺臯陶既拜手稽首而又颺言曰念哉者蓋舜之所歌泛指當時大臣而臯陶欲使當時大臣皆念夫帝所歌之意於是宣言於衆謂凡我同列大臣皆念帝所歌之意故曰念

哉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欽哉言凡我同列之大臣當率欽其上之命以興作其事業又當慎汝所守之典憲無敢不欽也屢省乃成欽哉者謂未成之事則作之興之既成之事則省之察之使無廢壞又不可不欽哉率作興事慎乃憲則能勑天命而惟時矣屢省乃成者則是能勑天之

命而惟幾矣臯陶既與同列論其所以惟時惟幾以助天子勑天之命於是又續成帝歌以致其規戒之意賡續也載成也臯陶之歌而續成於帝者蓋帝所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於臣也臯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望於君也以足成其義也所謂賡載者亦猶訪落之詩蓋是嗣王朝於廟之時訪於諸侯之言必繼之以敬之之詩然後其義乃足故作序者於訪落之序曰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於敬之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此亦賡載之意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亦以人身為喻也元首明於上股肱良於下亦猶人君明於上則人臣得以盡忠於下此庶事所以安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臯陶之歌既及於此猶未足盡其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者破碎而

無大略也君叢脞於上則臣懈怠於下故股肱惰則事所以墮廢而不成也范内翰嘗論此言以謂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哉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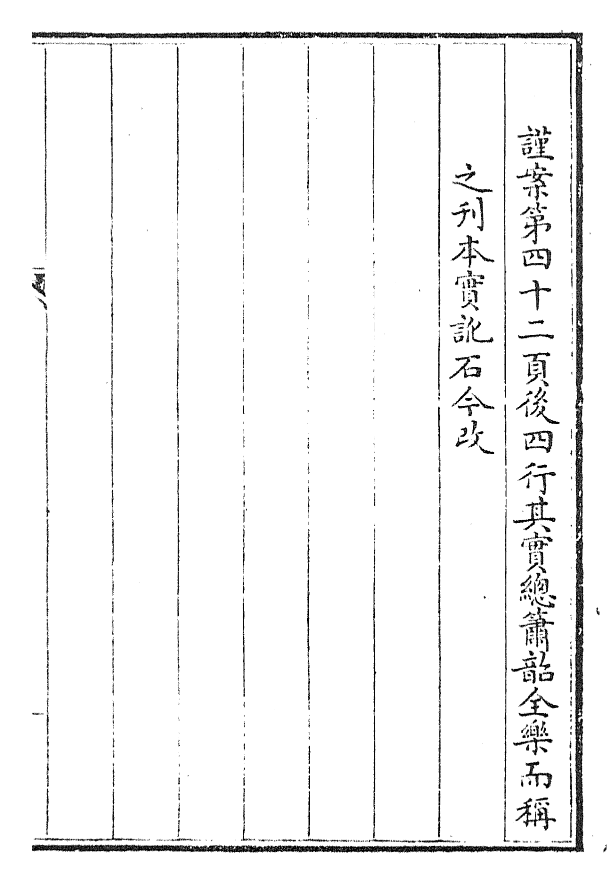
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也君不可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此說盡之矣夫有虞之治所以能冠百王之上者惟其君臣各任其職而已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又曰舜有五臣而天下治蓋君無為而執其要於上臣有

為而致其詳於下其治歷萬代而不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於賡歌之數語耳蓋由其嗟歎之不足形於歌詠故雖曰不過數語然言有盡而意無窮使讀之者如聞諸弦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三百篇之源流蓋出於此學詩者不可不察也帝拜曰俞往欽哉者蓋拜受其言而然之自今而往君臣皆當欽其事而踐其言也禮曰君於臣則無答拜蓋至尊之勢無所屈也然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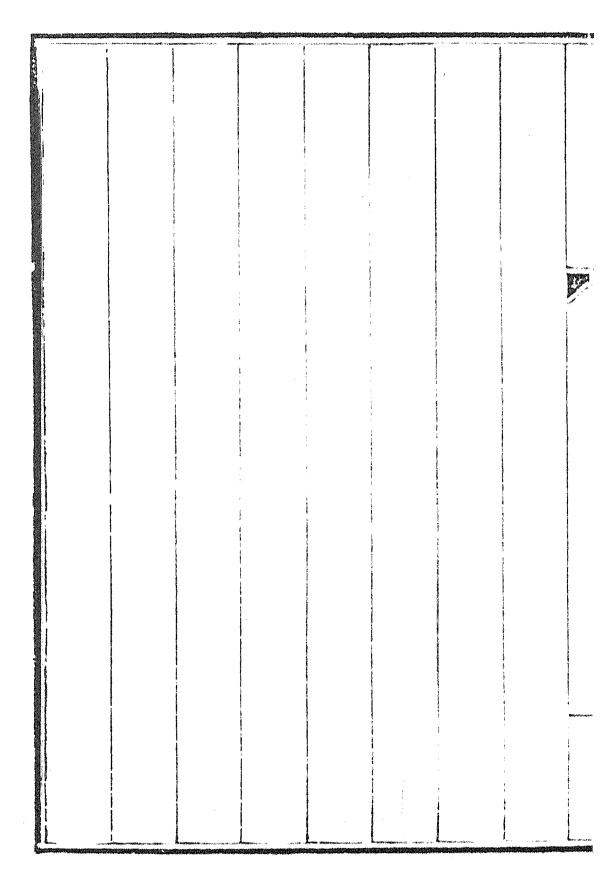
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臯陶之賡歌舜拜而受之豈亦以師傅之禮而待臯陶與禁大禹臯陶益稷三篇當時君臣相與都俞告戒之辭史官取其深切著明者以為三篇垂於後世然堯舜行事其本末既載於二典必為此三篇者蓋以君臣之盛德尤在於此故也嘗觀唐太宗之為人父子兄弟之間閨門衽席之上蓋有不可言者然其所以致貞觀之治至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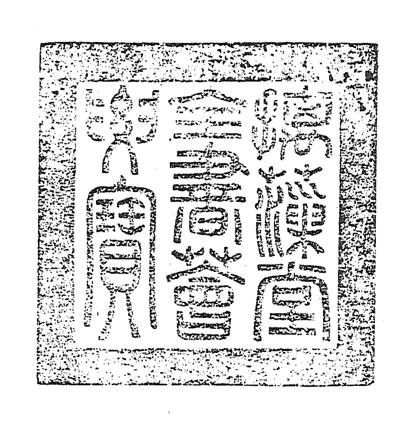
給於道者由貴藝好賢屈己以從諫而已然太宗克厲矯揉自力於善故也太宗豈真能好從諫者哉強勉而行之未必出於至誠而其所成就猶且如是故當時史官述其聽諫之事以為貞觀政要之書以示後世子孫亦以其能成貞觀之治者有在於此故也知太宗之所以能成貞觀之治則知舜之所以為大者舍此大禹謨益稷臯陶謨三篇亦無以見之矣

尚書全解卷六



謹案第四十二頁後四行其實總簫韶全樂而稱之列本實訛石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